

# 《聶魯達回憶錄》的舊容新裝（妝）外一章



I AM 張淑英

I READ

El País / The New York Times /  
Cuadernos Hispanoamericanos

現為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兼校長室特別顧問(2019-2022)。馬德里大學西班牙 & 拉丁美洲文學博士。2016年膺選西班牙皇家學院(RAE)外籍院士。2019年起為西班牙王室索利亞伯爵基金會通訊委員。2013-2019 擔任臺灣大學國際長。

現為《英語島》定期撰文。學術專長為當代西班牙、拉丁美洲文學。近年專注旅行文學、流浪漢小說、殖民時期紀事、中西筆譯理論與實務等研究。中譯《世界圖繪》、「明日之書」繪本三冊，《佩德羅·巴拉莫》、《杜瓦特家族》，西譯北島的《零度以上的風景》等十餘部作品。

逝世 50 週年，新版《聶魯達回憶錄》中譯本上市

今年，十分難得的西語文學盛事，兩岸分別出版了《聶魯達回憶錄》(Confieso que he vivido)的繁體與簡體版。大陸版早台灣半年面世，譯者林光，與2002年舊版的繁/簡版《聶魯達回憶錄—回首話滄桑》(遠景出版)同一位譯者，2020新版新增一位譯者林葉青(南海出版);台灣版本(蓋亞文化)為李文進翻譯。書市為聶魯達的諾貝爾文學獎(1971)和逝世五十週年(1973)暖身，這本《聶魯達回憶錄》是最佳獻禮。



諾貝爾文學獎得主、智利傳奇詩人——聶魯達，  
親筆書寫抒情式回憶錄，最新中文直譯版正式上架

翻譯事業的繁榮蓬勃，帶動多元文化發展與尊重原文的趨勢，讓譯者也與時並進，信達雅字斟句酌之間，更注重忠實的「信」，因此，回憶錄的新裝都譯出了 "confieso" (I confess)，簡體版《我坦言我曾歷盡滄桑》，繁體版是《坦白說，我沒有白活》;「我曾歷盡滄桑」的譯文與另一個似乎不知去向的簡體版(譯者劉京勝，1992年瀕江出版)相同。但是這樣的忠實，依然要妝扮原書並不彰顯的文字「聶魯達回憶錄」，由此可見聶魯達讓讀者一見就驚豔與響亮的聲名。

聶魯達打破語言限制，成為文壇傳奇



巴勃羅·聶魯達  
Pablo Neruda

的確，聶魯達是華文世界中大家最熟悉的西語詩人，也是少數可以跨越語言疆界廣為普羅大眾喜愛的拉美作家；讓他贏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代表作《二十首情詩與一首絕望之歌》也是被翻譯成最多中文版本的作品。聶魯達是馬奎斯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致詞稿中獻上最高敬意的拉美詩人，是美國知名評論家布魯姆(Harold Bloom)所謂西方世界無人能出其右的詩人；而如今，回憶錄舊容新裝(妝)再現，除了他膾炙人口的詩作與文壇地位，又是哪些元素讓書市熱炒他的回憶錄？

新版回憶錄，收錄不曾曝光的珍貴文獻

這本新版的《聶魯達回憶錄》新增了19篇從聶魯達基金會檔案室找到的未出版文獻。最近的淵源應可溯及2012年。2012年我帶領臺大學生參加外交部主辦的「國際青年大使團」訪問智利兩週，文化活動參訪了聶魯達的「三宅」(三棟船屋)，分別是黑島(Isla Negra)，賽巴斯提安娜(La Sebastiana)和巧思宮(La Chascona; 大捲髮之意)，前兩處位於天堂谷市(Valparaíso)，巧思宮位於市區。2012年「三宅」和聶魯達基金會均舉辦聶魯達最後一任妻子瑪蒂蝶(Matilde Urrutia)的百年冥誕(1912-2012)紀念展，尤其賽巴斯提安娜住所從1991年閒置20年至2012年始修復完工並對外開放。當時聶魯達基金會除了舉辦展覽，搜集彙整資料與文獻，也思考要遷移基金會的計畫。緊接著2013年聶魯達的靈柩在黑島安息四十年後，幾番政治紛爭，再度被挖墓掘墳，驗證1973年的死因是否慘遭毒害而非因病死亡。一番折騰沒有新證據，才讓聶魯達再入土為安。



三宅之一的賽巴斯提安娜(La Sebastiana)

2016年《追捕聶魯達》(Neruda)的電影，被一派影評人認為聶魯達文人形象不再，電影凸顯他另一張「頹廢糜爛的臉」，在政治上遭迫害摧殘的本性，甚至屢提他曾經自述向女僕施暴的負面舉止，但顯然沒有撼動讀者心目中根深柢固的溫柔、多情、才華洋溢的詩人形象。根據新版主編達里歐·歐塞斯(Darío Oses)所言，2016-2017年準備發行新版回憶錄時，才從基金會檔案室找到新增的19篇文章。然而當時，基金會也拍賣販售了不少聶魯達的手稿、文獻、尤其與西班牙詩人作家往來書信、手稿或致贈作品等紀念物。

真假私人收藏品，造成書市討論熱潮

2017年西文版的最新回憶錄由西班牙巴塞隆納Seix-Barral出版後，聲稱擁有聶魯達最多、最重要私人

珍藏的收藏家兼酒商—聖地亞哥·維望戈(Santiago Vivanco)，也著手策劃在巴塞隆納拍賣他所收藏的聶魯達珍品。這當中有許多文人是聶魯達回憶錄中提到的西班牙詩人(米格爾·艾南德斯，羅卡，雷翁·費立貝…等人)，也有許多聶魯達一生行旅收集的異國奇珍異品。結果地中海這岸的消息傳到太平洋彼岸那端—智利的聶魯達基金會那廂發出聲明，表示聖地亞哥·維望戈手中有許多贗品，非聶魯達真跡，亦非西國文壇好友寫給聶魯達的親筆書信；收藏家這廂信誓旦旦說每一筆都是如假包換的真貨，且不少文件是從基金會賣出。這本尊和山寨版的紛爭一起，似乎讓已出版的回憶錄、國外相繼授權出版的譯本和收藏家手中的蒐藏產生了誰最珍貴稀有、誰擁有最不為人知的聶魯達、誰保存最完整的爭寵。顯然，把大家的好奇心都鼓動了，書市應更熱絡了。

如此湊巧，中文版面世的今年，拍賣會也才在十月初喊卡，聶魯達基金會的堅持，讓收藏家維望戈的拍賣暫時無望，手握有艾南德茲(Miguel Hernández)1938年寫給聶魯達的書信，在鑑定專家視為贗品和收藏家辯說真貨的羅生門，持續拔河爭論。聶魯達的書信拍賣，顯然沒有十月中北京拍賣「胡適留學日記」(五億台幣)的機運！回歸本源，先來閱讀最新版的《聶魯達回憶錄》吧！

詩歌不會徒勞地吟唱，聶魯達留下經典

此舊容新裝(妝)的聶魯達回憶錄原已流傳甚廣，也是研究聶魯達其人其作的重要憑藉。另外一本回憶錄，同樣是聶魯達逝世後由遺孀瑪蒂蝶彙整—於1977年出版的《我出生，是為了再出生》(Para nacer he nacido)，結構組織和文類跟《聶魯達回憶錄》一模樣，有散文遊記，有詩作，以七本筆記本的形式當作篇章，文字內容或有不同，敘述主題依然環繞在流亡、駐派東方的經歷、黑島的嚮往，以文會友…等等，堪稱是補足1974年回憶錄的不足。而聶魯達的諾貝爾獎致詞稿，也是本書最後一節〈詩歌不會徒勞地吟唱〉("La poesía no habrá cantado en vano")，正是聶魯達詩性與詩與人生的寫照。若能閱畢這兩本，猶如鑲幣的兩面，方知聶魯達更為完整的面貌。